



肃宁武术戏

|袁树凯|文/图|

武术戏，比京剧早诞生近一个世纪，包含着武术之乡古老的文化精髓，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曾因种种原因一度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如今，这个被业内人士认为已经失传的剧种正以独有的魅力迎接着再生的春天。

独一无二的戏曲艺术瑰宝

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文化部门曾对我省现存的地方剧种进行了一次整理登记。在入统的近40个剧种中，既有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大剧种，如河北梆子、评剧，也有在省内较有名气的老调、丝弦、唐剧，更有一些濒临灭绝的稀有剧种，如哈哈腔、南锣、平调、落子……

令人遗憾的是，里面漏掉了肃宁武术戏。

然而，当肃宁县北白寺村一群尚武的庄户人利用短短二十几天的时间，凭着记忆重新赶排出来的一出名为《溪皇庄》的武术戏在那年初春的一个上午上演时。尽管因时间仓促而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和不足，尽管这出戏只是代表了武术戏的一角。但是，看过之后，见多识广的央视戏曲频道的导演震惊了，专程赶来的沧州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震惊了。他们为在这里探寻到失传多年的戏曲瑰宝而额首相庆。

一个小县和一个剧种

肃宁，地处燕南赵北，三市交界，是名震江湖的“武术之乡”沧州的西大门，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粗犷豪放的性格。耍把式，练武艺，成了肃宁人千百年来的爱好和习俗。据《肃宁县志》载，肃宁“地僻民淳，民多尚技击，习武者众”。这是个出过武状元的地方，肃宁人哈攀龙凭着过人的臂力，超群的武功，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考中武状元。此外，这个历史上的三等小县还出过武榜眼1名，武探花1名，武举人18名。

至于戏曲，据说早在明初就已在肃宁境内盛行。

而把武术与戏曲融合在一起的武术戏具体是何时形成的，已没有人说得清，笔者采访过的所有老艺人都说，武术戏至少已有300多年历史了。算来它比京剧的历史还要早100余年。

关于武术戏的起源，在肃宁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明隆庆年间，肃宁武师张子谦率领手下张家班到京城撂地卖艺，在京城结识了南方某杂剧班班主李狗子（艺名），那时艺人皆受歧视，共同的际遇，



《溪皇庄》剧照1

特别关注 |



化装毕，只待登场



热身表演之一



热身表演之二



热身表演之三

再加上惺惺相惜，两个班社在演出中常有照应，后来李狗子病逝，临死前托张家班将杂剧班收编。后来两班便合成一班，在北京联合演出，一开始各演各的，一场武术，一场杂剧，后来，在一位说书人的建议下将话本中有武打情节的部分截下，编成戏曲，由武术演员与戏曲演员同台演出。后来武术演员也学唱，杂剧演员也学武，两种艺术形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最初的武术戏。这个全新的剧种诞生后，在京一炮打响。后张子谦带领张家班回到肃宁，在冀中一带演出，武术戏受到当地百姓的极大欢迎，附近的高阳、河间、沧州、盐山等地纷纷仿效。一时间武术戏盛行于武乡村闾街巷之间。

这不过是个传说，至于它的真假，已无从探究。我们虽无法判断武术戏是否产生于肃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清代起，在肃宁演出武术戏的班社、村庄最多，到清末民初，更是兴盛一时，遍及全县40多个乡村。肃宁武术戏的代表剧目有北大史堤的《燕青打擂》、《赵皇庄》，南大史堤的《三打祝家庄》，王家佐的《五虎挂五妹》、《拿白菊花》，北白寺的《溪皇庄》，宋家佐的《花碧莲拿猴》，寄子庄的《满春园》，东泊庄的《骆洪勋打擂》。其中宋家佐的武术戏还曾在天安门广场演出。北大史堤武术团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京在大舞台演出，场场爆满，颇受欢迎。当时中央文化部有意收编为国家正式剧团，但因团领导和演员家庭观念强烈，未答应收编，返回故里。

据权威人士统计，到现在真正拥有武术戏演出队伍的，在中国仅有肃宁县。也可以这样说，现在提到武术戏，就是“肃宁武术戏”。

于是，一个小县与一个剧种，便无可争议地联系在一起。



大戏开场

一个村庄和一个剧种

从肃宁县城往东约8公里处有一个叫北白寺的村子，这个村以旧时有一座白塔寺而得名，据传寺内曾有一口大钟声音洪亮，可传出百余里，“白寺闻钟”成为肃宁八景之一。全村现有2800口人，村民有练武术的传统，最多时习武者过千人。全村人80%以上都姓尹，练武者在尹姓家族中占了90%。村中至今保留着尹氏宗祠，尹姓子孙称它为“闻钟宗祠”。宗祠中有一通巨大的石碑，由于时间的冲蚀，字迹已有些漫漶，依稀可以看出这个宗族的历史，上载，“明永乐四年，先祖尹士忠自山西洪洞县小兴周村迁至河间府肃宁县”。这也许是全国最简单的祠堂，除了碑外，别无纪念性的东西，祠堂的地上没有砌砖，而是铺着一层黄土，祠堂山墙一侧摆置着兵器架子，与其说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不如说是尹姓子孙们的一个演武场。

这次我们在北白寺村看到的是传统戏《溪皇庄》，讲的是土豪花德雷与采花蜂尹亮为友，采花害命。清官彭朋私访，被花德雷识破，押禁土牢。徐胜、刘芳四处寻访，遇镖客诸彪及贾亮，定计各携妻女，乔装卖艺人，乘花庆寿时混入，救出彭朋，力擒花德雷。故事取材于传统评书《彭公案》。

今年84岁的老艺人尹有庆是这个戏的导演之一，他从十几岁就开始习武，如今和他一块拜师的师兄弟在本村仅剩下6个，其中最大的已有94岁高龄。尹有庆演了几十年的武术戏，他记得自己在村中是第三代演员，常演的是《溪皇庄》，那时他在其中演花德雷，今天演花德雷的则是他的儿子，想起当年的情景，老人抑制不住激动。他说，那时白天到生产队上工，晚上大伙凑钱买黑油，点着油灯在村队部排练，村里给记着工分，常演的是《打少林》、《叉子沟》、《溪皇庄》、《三打祝家庄》等，有十几出，故事主要取材于《水浒》、《三侠剑》等古典名著。戏排出来后，四沿八遭的村庄便来下帖子，邀请他们到村中演出，他们有求必应，且演出全部为义务，自带干粮，分文不取。尤其是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五一直演到三月三。一年能演近百场，最远到过保定。那时其他有武术戏团的村子也是如此，这种火爆场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后，村里实行了包产到户，武术戏便日渐式微。20多年的时间，老艺人们或溘然长逝，或颐养天年，许多习武的或经商，或务农。受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个古老的剧种渐渐地在人们视线中消



武术戏《溪皇庄》演员全部为北白寺村民



《溪皇庄》剧照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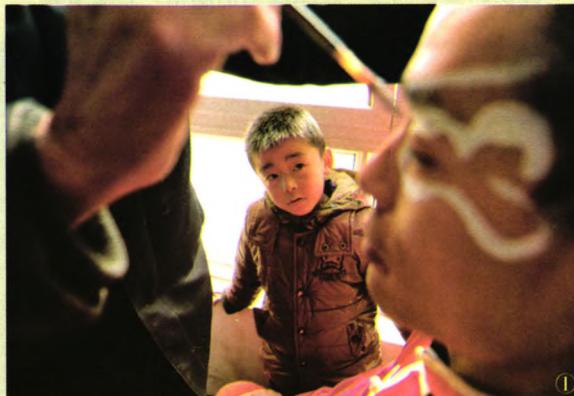
失，现在在北白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已不知武术戏为何物了。

近几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白寺村人又开始琢磨起文化活动了，村里相继成立了大鼓队，秧歌队。当年那些武术戏的主角坐不住了。“几百年的东西了，如今活着的就咱几个了，老祖宗传下来的玩艺儿要断在咱的手里，死了都闭不上眼。”于是老师兄弟几个一合计，找村委会一商量，要重新挖掘整理武术戏。当年的服装没了，刀枪还在；年龄大了，精气神还在。他们凑钱买来服装，道具，招呼村中十几位练习武术的年轻后生，凭着记忆，利用20多天的时间赶排出来一出《溪皇庄》。当年正月十三在肃宁县北站广场进行了首场演出，立时艺惊四座。

在全国只有肃宁有武术戏，而能演整出武术戏的村庄在肃宁也只有北白寺了。

一个人和一个剧种

尹福洲，肃宁县文化馆馆长。可以这样说，武术戏遇到了尹福洲这样的人，是这个剧种的幸运。肃宁武术戏能够保存到现在，并日益受到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尹福洲功不可没。早在十几年前，尹福洲就开始接触武术戏，并被其深深的文化内涵所打动，他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眼见着一个个老艺人带着遗憾长逝，这一艺术即将面临失传的危险，尹福洲感到十分痛心，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也是从那时起，他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又像一个贪婪的掘宝者，凭着对艺术的执著和文艺工作者的良心，开始为抢救武术戏呼吁、奔走。那时尹福洲还是一名普通的馆员，他和同志们骑着自行车奔波



①村里的孩子专注地看武术戏演员化装
②老艺人教学员们画脸谱
③小演员
④化装

| 特别关注 |

在肃宁田间地头，遍访老艺人，历尽难以想像的艰难，经受过无数次的不解甚至嘲笑，终于整理出了武术戏剧本《满春园》。洋洋万余字，耗费了大量心血，这是肃宁武术戏第一个比较规范的剧本。他说：

“肃宁武术戏扎根于厚重的黄土地，背靠的是淳朴的父老乡亲。做为武术之乡的代表和骄傲，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做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不把这样好的艺术挖掘出来，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说这话时，他显得很激动，眼中甚至泛起泪花。

尹福洲说，老艺人喜欢把武术戏叫“玩艺儿”，艺者，武艺、艺术。它是八翻拳、华拳、太祖拳、短拳等曾使用过的表演形式，是在练好基本功的基础上，吸收文学艺术、戏剧艺术的故事情节，与武术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依照戏剧模式化装，利用戏剧中的冲突情节展开武打。在双方对打前各有自己的练兵演武，初为拳路练习，继而器械练习。双方开打后是对打。演员都能借演武和开战的机会进行表演。个别不化装的也可出场练，叫“下清场”。双方交兵开战，刀枪并举，各摆阵势，进行激烈的武打，叫“打乱场”。到热闹精彩之处，剧外的武术高手下场演技，“帮场子”。一时间，满场喝彩，武风浩荡。

尹福洲介绍，武术戏的脸谱化妆，服装、行当等与其他戏曲曲种无异，剧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武打。武术戏中的武打不同于戏曲中的武打，戏曲中的武打是写意，点到为止，而武术戏中的武打则是真刀、真枪、真家伙，演员表演的也是真功夫，连表演中的圆场、起霸等程



学员们的招式有模有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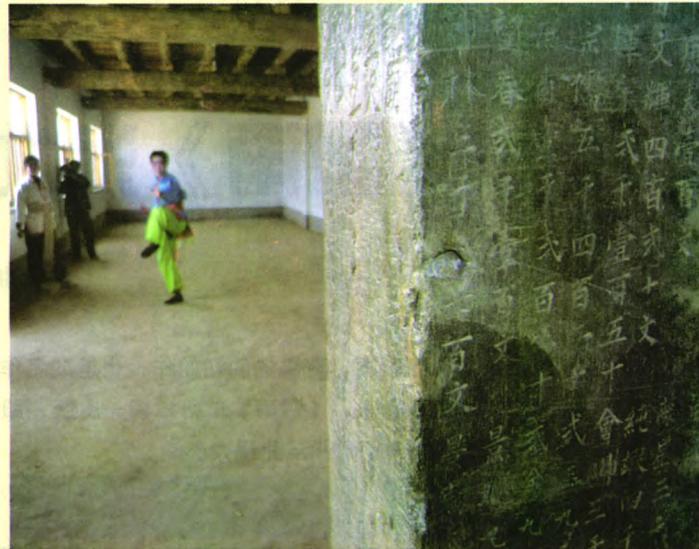
武术戏老艺人为年青人做示范动作



武术戏的伴奏不甚讲究，但绝对少不了大鼓大锣



武术戏后继有人



尹氏宗祠是尹氏子孙祭祀先人的地方，也是其演武场



开演前，全体武术戏演员拜祖师爷

式都是正宗的武术动作。如果把其他戏曲中的武戏比做婉约派诗词，那么武术戏则属于豪放派。他们是用胳膊腿在吟哦、歌唱。

尹福洲说，武术戏历经300多年，却没有像京剧一样火起来，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上还存在着缺憾。武术戏“戏武结合重在武”。重武轻唱，在演唱上明显将就，至今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唱腔，只是借助其他剧种，最初为昆曲，后为河北梆子、京剧、丝弦、老调，结合肃宁乡音俚曲稍加改革，伴奏也不甚讲究，胡琴、笙、管，待条件定，可多可少，但绝对

不能少了大鼓大锣，因为只有这种打击乐器方能烘托出气氛。而且，武术戏起源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是农民自己的艺术，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厚厚的地毯，明亮的灯光，显示不出它的神韵，演员会有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它的舞台应该在农村，在宽阔的乡场上，一个圆场，摆着山膀、迈着马翻蹄步，可以把地上的土掀起老高，粗犷豪放的效果才能出来。这也许是有些人说武术戏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一个原因吧。此外，由于演员文化原因，武术戏剧目过去都是口耳相传，师傅带徒弟，文字的东西少，许多剧目已失传，传下来的也大多较粗糙，需下大力气改进。

最后，尹福洲感慨地说，土得掉渣，才能让人体会到那种未被雕琢过的原生态味道。2006年，肃宁武术戏入选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肃宁县委、县政府每年都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对武术戏的挖掘、整理和传承，除了北白寺村外，其他曾上演过武术戏的村庄也准备挖掘整理。如今，许多文艺界、武术界人士都在关注着武术戏，我们盼望着武术戏迎来再生的春天。

采访结束时，走在北白寺村坑洼的村道上，笔者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场景：农闲时节，吃罢晚饭，一轮日头还没有落下，一群精壮的冀中汉子，把粗黑的大辫子盘在头上，身着粗布衣衫，面涂五彩，腰缠大带，一把把关东大刀舞得呼呼生风。乡亲们，或蹲或站在草垛上、石碾上，抽着旱烟，尹氏先民们在宽大的场院里，以震天动地的冀中大鼓，高亢的梆子腔，演绎着亘古不变的英雄大义、忠孝节烈，舞醉了汤汤唐河水，唱醉了田野里的红高粱。那该是怎样一幅壮美的武乡风情画……

（责编：刘建蕊）